左史諫草

左史諫草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左史諫草　　詔令奏議類二　奏議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左史諫草一卷宋呂午撰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官至進士起居郎右文殿修撰知漳州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凡奏議六首後附其子沆奏議一首後又附載家傳詩文之類最後載呂氏節女事皆因家傳

附編者也午兩為諫官以風節自勵知無不言理宗嘗稱其議論甚明切又謂其論邊事甚好此六疏皆理宗嘉熙二年所上雖篇數無多而宋末時事頗可考見其論宋宰相臺諫之弊尤極詳懇其子沆一疏并方回所為午及沆傳亦多與宋史本傳可以相證回稱午文集名竹坡類藳是午本有全集而今佚之茲六疏蓋存於散佚之餘者其他遺文則

頗散見於新安文獻志諸書云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左史諫草

宋　呂午　撰

戊戌年正月二十三日奏為定規模以一人心據要害以飭武備欲望聖慈兢業施行奏聞事伏候敕旨

臣聞徹桑土於未雨則可以綢繆而無憂索衣裘於大寒則必至已晚而無及舒緩於閒暇之際窘迫於警急

之時僥倖或能支持舒緩便復如故玩心一啟不復關防事變乗之束手無策當斯時也悔何追乎此思患豫防所以明著於易有備無患所以丁寧於書有國家者不可不致警於此也臣是以於強敵之方退而輒進豫備之二議以見早則資舟之義焉一曰定規模以一人心二曰據要害以飭武備夫所謂定規模以一人心者戰守和之說是也國家自邊釁既開三者各持一說分朋植黨異議紛紜人心不齊規模不定事功難立職此

之由且深溝高壘賊不能窺守非不可也然專持此說謹謹自固則敵或以數萬之兵為牽制之舉直擣江南搖撼腹心此豈能端坐而獨存乎堅甲利兵賊莫敢玩戰非不可也然專持此說冒昧而前則勝負無一定之形首尾無相應之援力獨無助氣竭易衰此豈能偏師而却敵乎況敵情變詐以和誤人專以此謀又墮其計矣三者不可專一則其用貴於相度隨時而施自有活法是以近者朝廷措置得宜兩閫翻然協力當戰而戰卒

成武功是守者雖守而未嘗專錮於守和者雖和而未嘗專泥於和也然機括方轉之時正規模堅守之日是必上流裏鄂渚而表江陵下流裏京口而表維揚中則裏金陵而表合肥各命制閫各置重屯三者雖分事同一體俱以守備為先俱以戰禦為應俱以和議為款敵之計俱以相援為緩急之圖其施為之形雖若有殊而互用之謀實相聯絡規模一定人心翕然敵在術中制之易耳使强敵懲今日之敗而果無易我之心厭用兵

之久而果定講解之說則與之要約各保封疆啗以金
繒姑務休息却秉和之少暇益嚴戰守之豫防彼若變
詐之復生則此應敵之有素縱橫顛倒無適不宜矣夫
所謂據要害以飭武備者三邊之守禦是也國家自邊
釁既開不知於要害固守坐使强敵動便長驅川蜀之
當守在諸關也自諸關失守而四路為其所衝突京湖
之當守在襄陽也自襄陽失守而諸郡為其所蹂踐濠
光兩淮之門戶也使守禦之堅救援之速則强敵安得

至豐黄之境哉幸兩城之間守者之志不屈援者之氣不衰大挫彊敵之鋒少張中國之勢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然彼之恥於敗衄者其為後謀必深我之快於連捷者其為後防必怠以我為防之怠當彼為謀之深勝不可常為憂方大是必即極邊要害之郡為今秋備禦之防常如敵至之時不作敵去之想城壕必責其高峻將士必擇其精良芻糧必豐器械必備山寨水寨必謹措置義丁弩手必務主張必廣設機穽以出奇必

早畢農功以清野當賞必速下而毋使留滯以邀索有請必速報而毋使施行之繆悠三閫屹然有急則援而又以義相勉以意相孚其相救也如左右之手其相應也如首尾之蛇如此則非惟守衛密嚴可以事至無慮抑且威聲震疊可以銷患未形上而四川亦當倣此多擇知兵之士廣加葺理之功訓練必精而變士卒易潰之心關隘必守而革將帥易退之習勿謂蜀為去天之遠而此可苟安勿謂蜀為已壞之證而遂不加意關隘

固而後四蜀可守四蜀可守而後東南始可立矣雖然臣之二議固今日之所不可緩而欲行此二議則在陛下之一心益陛下之一心天下事事物物之所由以興廢也陛下當灾變迭生外患孔棘恐懼真切宵旰靡遑覬格天心之和期勉人心之協原此一念其端甚微推此一念其應甚速上焉日食不見而臘雪呈祥和風應律已有轉禍為福之意下焉將士用命而敵人氣懾中國威伸已有轉危為安之機至於堅其意而使是福

之鼎來持其機而使是安之無變則亦繫乎陛下恐懼
之心兢業不替而已此心或替則禍福安危猶未定也
處福如禍處安如危恐懼常存驕怠不作則上倡下和
如綱舉目隨自宰執而達之百僚自朝廷而達之邊鄙
規模可定而人心可一要害可據而武備可修有所不
為為無不成不惟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敵如我何哉惟
陛下留神臣不勝至幸

貼黃

臣於邊防屢進狂瞽退而省度要切者三成憲俱存赦薦陳控絡興中烏珠渝盟南侵諸將捷奏踵庭敵敗而逃退保宋亳高宗皇帝逆知敵情必不以一挫便已乃合兵淮西待之敵果再來柘臯又捷是時俊錡雖云有隙勢急猶肯回軍高宗皇帝亦戒諸將宜合一心勿分彼此兵力全而莫禦兀朮何足掃除既而敵懼欲和諸將遄返高宗皇帝則曰將帥之來敵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為之備又曰勿以和議為意

但當作不講和處之聖謨洋洋皆可法則令來口溫
不花等人雖退獨不念敵情必不以一挫便已之訓
乎京湖淮東有常山蛇勢獨不念合為一心勿分彼
此之訓乎敵使雖行敵情難測獨不念但敕諸軍嚴
為之備與夫當作不講和處之之訓乎臣願陛下於
是三者一以高宗皇帝為法日夜申儆以圖萬全臣
不勝至願併候敕旨

戊戌三月二十五日奏為財賦八事欲望聖慈曉

諭州縣施行乞以成憲為法奏聞事伏候敕旨

臣聞國家之足在財用財用之足在州縣令欲求財用之足而不知致察於州縣是猶欲穀粟之豐而不知致力於田畝也夫天下之財不在國則在民而比年以來不在民亦不在國問之於上則財計窘匱而有國非其國之憂問之於下則田野蕭條而有人不聊生之嘆然而租賦之取則有加於舊額酒稅之入則倍增於曩時是宜州縣之間必有丘山之積何者不在國不在民則

當在州縣也而所在州縣倉庫俱空解發朝廷反有拖
欠吏考其敝是則有由上不歸之國下不藏之民中不
積之州縣而悉皆私之於貪官猾吏之家而已夫朝廷
上下游聚議變政易令思所以足財用者幾於寢食之
不遑而貪官猾吏背公營私害民蠹國凡所以耗財用
者反闊略而不問噫亦惑矣臣嘗思之當取之于州縣
者有四當節之於州縣者亦如之且夏稅之納綿絹州
縣之解發與支用者有定數而取於民者常溢於數之

外也於是計其解發支用之數俾令人户納之而其餘則計時價而折錢焉下未嘗欠而上未嘗得也不過貪官猾吏巧作名色而掩取之爾合天下州縣一歲而計之其數至繁也是可徒為官吏之資而不取之以供公上之費乎秋賦之納苗米州縣之解發與支用者亦有定數而取於民者亦溢於數之外也于是又計其解發支用之數俾人户納之而其餘則計時價而折錢焉下未嘗欠而上未嘗得也亦不過為貪官猾吏多方變化

而分取之爾合天下州縣一歲而計之其數不少也是可徒縱官吏之欲而不取之以濟公上之乏乎近年州縣之酒息視舊有加一倍者有加二倍者有加三倍者合天下州縣一歲之所入其錢不可勝數也而未嘗一毫入於公上也無非貪官猾吏之所得也此而不取亦可惜矣每歲州縣之印契有歸倅廳者有歸州郡者有歸漕司者合天下州縣一歲之所收其錢不可勝計也而未嘗以之輸公上也無非貪官猾吏之所收也此而

不取尤可惜矣此臣之所謂當取者有四也且州郡之有公庫蓋供州郡之公使而今也不然多其撥入之門專為私有之計有自軍資而撥入公庫又自公庫轉入宅庫者矣有句撥一料或二料又有句撥三料者矣名曰公使實為私藏國用方闕急而臣下乃若此是可無以痛革之乎州縣之有將迎固有州縣之定例而今也不然當其交承之時每有遑暇之望備堂逐具有增無減吏卒借請越例倍支一番將迎為費繁重國用方闕

急而臣下又若此是可無以劑量之乎廉士之居官有
一無所須者有不蓄南物者今之為州縣者不然自其
始至便萌私辦之心吏輩逢迎導以私辦之術即其官
下之所產公然科買而不疑價值雖償無非移盜於官
錢公吏作弊往往白取於百姓科買不已物價遂高其
為害不細也古人之於民使之必以暇時而所使者無
非公使之必以佚道而所使者初非私今之為州縣者
不然衣服器皿凡可以供私家者無一不興造百工技

藝凡可以供私役者無一不追呼詐欺百端工食不給
其為害尤甚也此臣所謂當節者有四也合是八者積
習已久國空民貧端由於斯譬如千金之家必有千金
之產火佃出力以得其半而可贍其妻孥主人端坐以
收其半而可足其用度當然之理無足疑者乃有强悍
之幹執其收斂之權過取於火佃之家少入於主人之
室火佃有飢寒之苦主人有窘迫之憂而為幹者家日
益饒用日益侈事屬倒置旁觀不平當今之勢何以異

此主人一日赫然大加懲治則外可以救火佃之飢寒內可以濟一家之窘迫矣臣望聖慈亟下此章曉諭州縣凡夏稅秋苗溢額之折錢酒息稅契倍收之數目明置簿曆量資公支餘悉上之朝廷以助軍須支遣酌其多寡之數立為等第之賞或減磨勘或轉官資或不次遷除或加恩子弟如猶私有尚務欺謾則臺諫監司覺察案劾都吏典押亦重施行至於公庫收支於國何補臣以為當姑與罷廢少俟國用寬裕然後以漸復之將

迎費用尤為無藝亦當姑與三分減二少俟國用寛裕然後以漸增之日用飲食之餘不許科買土産公用當辦之外不許科擾百工如有違例不從官吏計贓定罪或能謹飭遵守亦當旌賞褒嘉賞罰並行人知畏慕前之四者必能捐私以奉公後之四者必能樽節以積聚州縣皆能若是豈不大助公家其視巧取横求抑又大有逕庭雖然臣之為此言者若流於苛臣之所以為此言者則實未嘗苛益税苗折錢之舉酒息印契之入皆

出民情之願而非彊民之從吏得一分之寬尤受一分之賜而民愈樂然矣公庫將迎之省科買工物之禁官無妄費必不至於剥下官無科需必不至於擾人而民愈樂然矣是雖大戢於官吏而乃大便於百姓也使為官吏而有人心亦將翕然以聽命尚何苛之有哉臣言至此可謂煩瀆惟陛下垂聽而力行之臣不勝大幸

戊戌年四月二十四日奏為興起天下之治在於和平士大夫之心欲望聖慈與二三大臣主其

議於上奏聞事伏候勅旨
臣聞興起天下之治易和平士大夫之心難葢士大夫
之心乃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使其心皆和平無分彼此
則念慮一務於體國言議必期於可行高不沽激而為
苟異之空談卑不詭隨而為苟同之腐說辭符於意事
應於辭講明精詳規畫堅定上以是而出命下以是而
奉行綱目牽聯臂指應順內與外相協人與己皆同心
力旣齊朝夕申儆一日行之有一日之效一歲行之有

一歲之功何至於皇皇而不為哉奈何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私見角立公道消亡此有謀焉未必非也方欲行之而彼之竊議已搖於其旁彼有言焉未必謬也方欲舉之而此之異議已梗於其後寧於誤國莫肯降心以相從寧於敗事莫肯屈意以協濟十羊九牧一國三公取舍既難推行罔定前法淆於後令舊章訛於新制晨朝之說不保其莫夜之復爾今日之事不保其明日之皆然但聞議論之繁多不見施行之事實此歲月所以

虛度治功所以不立而微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容已於言也方今外患未息國步方艱陛下宵旰靡遑虛懷無我冀一聞於至論宰輔寢食俱廢敝精竭神期洪濟於艱難而士大夫不能一心以維張國論勠力以共圖事功胥中各險於山川語下互生於矛戟九重之聽之也罔知所適從四海之聞之也益加於皇惑事之小者尚不可望其有立功之大者抑何望其有成臣恐楮弊秤提之以漸此平穩而可行者也及將以求快意而變

矣和戰備守之相為用此斷斷不可易者也又將以立
偏見而搖矣當人才乏使之時欲從事於舍短取長之
說未必不又以罔功為言而易之當財用窘匱之時欲
從事於稽考措置之說未必不又以生事為言而已之
凡事如斯日復一日天下不復有可為之事事功不復
有可成之期豈不大可惜哉揆厥本原端由士大夫之
心不能以和平是以議論之多不能以歸一也臣竊思
之天下之事其始也不厭於多議其終也必貴於有以

主其議始而議不多則無以反覆講明而求真是之歸
終而無所主則無以果斷力行而期事功之濟是必羣
工百執事聚而議於下陛下與二三大臣相與主其議
於上不責其議之全利而無害而推擇其議之害少而
利多見之也明行之也果不輕徇而輙變不乍為而遽
已則其成也有候而其末也無憂矣商鞅不足道也猶
能堅持示信之說以贊孝公而卒以强秦范蠡未足多
也猶能堅持驕吳之說以贊勾踐而卒以霸越孰謂以

自有之天下乃泛泛而無所主以危迫之事勢乃悠悠而不早圖哉王猛之遺麻思也及暮而符已下出關而郡縣皆已被符韓滉之遺何士幹也歸家而薪米已羅門登舟而資裝器用無不周備安有使一人則遲留而不果行舉一事則牽制而不能決者故夫主議者有定力則士大夫之心不容於不和平而天下之治不容於不興起矣一得之愚惟陛下幸裁之臣不勝惓惓

貼黄

臣竊見今日楮輕錢重之弊而熟思所以佐助秤提之術偶得二說敢以敷陳且會子本以便民之用而今反不便者以銅鏹日寖稀少而無以為之貼湊也近來州縣權時施宜或為紙帖子或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一百文雖不可以通行而各處行之為便令莫若盡收二百三百之破舊而多造二百一百之新券則自百文以上皆無所事於鏹而貼湊之數特百文以下而已由是人之仰於鏹者少而鏹可漸

輕矣又會價之落多在輸官之時方官物起催限急
星火錢會中半頃刻難違人憂責罰之嚴只得低價
兌納會價一落增長愈難然若不取之民官司無以支
遣切計官吏之俸給舊例之雜支事若從權當全用
會惟有軍兵月請勢須半給見錢今莫若約計朝廷
之與州縣一歲軍兵所須若干先以泉司歲鑄之數
充之然後斟酌取諸州縣以足之則所用於見鏹不
多而所取於州縣有數由是官司之仰於鏹者又少

而鏹可以一輕矣兩說既行官民俱便軍兵之所請
者官以市價兌之而復充循環之支下海之與銋銷
者官嚴禁令行之而不持姑息之論由是見鏹可以
常有官民仰之甚輕而富室之私藏者徒積滯而無
益將不待告戒而自出矣凡此秤提之術自與見行
之令可以並舉兩不相妨無變政易令之疑而有錢
輕楮重之漸願陛下併與二三大臣孰議行之實為
幸甚伏候敕旨

戊戌年五月二十五日奏爲持權在得其道及申
明措置官會見錢欲望聖慈審思力行及明詔
大臣檢會行下奏聞事伏候敕旨
臣聞有以收天下之大權必有以持天下之大權大權
者人主所以奔走四方鼓舞羣動使之惟上所命而共
起治功者也是故可收而不可散可持而不可縱方其
散也而知所以收之及其收也而又知所以持之則庶
乎不致於縱而且不致於散矣臣恭惟陛下親政以來

於今六年矣權之散者亦既收之矣是宜天下之人奉承上命而無有所違天下之治悉如吾意而無有不舉然而日復一日歲復一歲下肆玩侮上務姑息作之而不應唱之而不和文移往復非不可觀事功繆悠初無其實得非大權雖收而未知持之以奔走鼓舞歟且國用莫切於財賦也令也非違法以横取則有變公而為私耳國事莫急於軍期也令也非傲令而不從則有具文以相應耳侵疆所當早復也其肯慷慨而任責者誰

麩徒聞敵人據要害役吾人民耕種吾田土以為久駐不退之資掠取吾財用以為待時會攻之舉嚮向者以易我而致豐黃之敗今者將懲創而為報復之謀此其為患益可畏矣流民所當安集也其能多方以區處者誰麩徒聞淮民强者噬弱衆者併寡乃業可復而徘徊於沿江諸郡之間其來日多而浸入於江東內郡之地嚮向者敵退則可歸今者敵留則難返轉眼又是秉紅不容不為逃生計矣欲諸閫同心以為備也而相忌相

傾者益甚緩急安能左右之相救欲揔制通融以足軍
也而相詆相戕者不已緩急安能彼此之相謀應天陷
而兩淮頗失其藩籬江防空而內郡孰為之門户不容
不守也而所以為守者未必可恃不容不和也而所以
為和者未必可信守將不素擇而又有數易之患士卒
不素附而又有不飽之憂蜀道之改經易轍之圖而因
仍於故常廟朝忘厝火積薪之念而玩愒於歲月以自
有之天下乃若有礙而難行以祖宗之境土乃當吾世

而日處此無他有其權而未能持其權故欲舉其事而莫能成其事履霜不謹堅冰可憂是可以為細故而不凜凜於此哉夫以臂使指乃可運動指大如股則難屈伸吾不持以臂使指之權而反使有指大如股之勢則人將難使動有拘牽事機鼎來何所倚仗雖然權固患於不能持而亦有所不難持持之如何在得其道而已方今朝廷清明紀綱具在明聖當宁忠賢敷施夫豈有難使之人特貴有能使之道道之所在權之所由行也

用舍必當而公是用舍得其道也賞罰必明而速是賞罰得其道也號令必審而信是號令得其道也措置必切而斷是措置得其道也人有不平而聞於朝則明白而剖决之不至含糊而兩見是非則處之之道得矣下有窘迫而告於上則斟酌而急報之不至稽緩而漫無可否則應之之道得矣事事得其道則人人合其心權安有不行而事安有不成者乎臣故曰權不難持在得其道也昔漢宣帝惟信必賞罰綜核名實是以上下相

安莫有苟且光武惟總攬權綱明謹政體是以恢復前
烈身致太平唐至憲宗時事岌岌而淮西盪定河北底
寧承宗斂手削地韓洪輿疾討賊裴度以為豈朝廷之
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夫所謂處
置得宜者即臣之所謂得其道也此三君者皆中興之
賢主也不過有持權之道是以能致中興之功陛下天
生聰明久親政事固將超軼乎三君之上而何待於微
臣之言葢當明主可言之時則不得不効明目張膽之

忠也伏望陛下審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貼黄

臣昨嘗欲儌外郡紙帖之事而為創進一百會之說

葢是熟觀市井之交易素習道路之往來而知民俗

貼湊之艱莫如小會日用之便又以其平日思慮之

久訪之老成通練之人委便公私乃敢進說令側聽

兩月未見施行深懼奏陳未明不足開寤聖明臣以

為若造一百隹造三百一百與二百並行則三百已

在其中果行此也有五利焉人便貼湊不甚仰錢一也人既便用必是愛惜二也為錢無多必無偽造三也破舊小會以此收換四也無妨秤提反可為助五也有此五利何憚不為或者必以券直百文徒費工本臣以為不然不有小費莫救大患若做湖會之簡徑則費工不多更略狹小其形模則費本亦少費少利博似無可疑臣又於其末有收兑軍兵見錢與夫嚴禁下海銋銷之說皆切時務非敢空談併乞聖斷

明詔二三大臣檢會施行之臣不勝至願

戊戌六月二十六日奏爲乞委金陵應接合肥尤

以財用爲急及嶶州免納銀子欲望聖慈密詔

大臣亟行及下省部照免奏聞事伏候敕旨

臣竊見秋令已回邊防當謹上自西蜀下至兩淮俱是

風寒皆合防護西蜀之事前後議論已多臣不敢復言

兩淮之事自今有一利害臣不容自已且兵家常山蛇

勢之説最切於邊鄙戰守之宜京湖者蛇之首也淮東

者蛇之尾也合肥則介處其間外接豐黃內廹江西其為利害實非小故以蛇喻之正謂之中敵人犯邊若出於此則是擊蛇之中也東西兩閫力能救援則是首尾俱應也去冬之役敵首犯光使陳韓竭力禦之於中而東西協力以為之應則光不可破豐黃無事臣於是時曾進此說惟其不爾光遂不支豐黃從此被困百戰而後得解今光既為所據則必窺我合肥若其專為此圖東西猶可出援萬一分道入寇東西方自為謀合肥勢

力孤單不比東西兩闢以陳韓連年經畫不能支定城一戰而杜果乍此承當豈能以偏師支吾東西倘不援之利害視光尤重臣不遑寢處日懷隱憂因思金陵之與合肥實有唇齒輔車之勢劉之傑在金陵其朴實可倚伏乞須詔旨應援合肥運内郡之米而列貯於江濱練新舊之卒而多備於器械凡其有所請乞朝廷極力給之事事預圖日日申訓合肥有警即遣以前敵之見攻雖無窮我之應援亦無已守者堅壁清野而使敵無

所抄掠援者出奇應變而使敵不得安居以飽待飢以近制遠雖有智者莫為彼謀此墨子九攻九拒之遺規而昨者力援豐黄之明效也臣嘗於去冬冒昧奏陳欲於沿江整頓一軍名曰遊擊東西有警調而援之江面有虞又可退守近窜臣備邊十事有置遊擊軍一條料敵料已尤為詳悉無非此意所當急圖抑臣聞之守禦固以應援為先緩急尤以財用為急且臧元堅等之估籍不為無補於朝廷却宜謹節樁積專備軍須毋資他

用徒戍費耗至於前來此等之財物皆當愛惜之可也
淮東總臣之移易頗費朝廷之區處却當早令交承促
辦錢米毋久含糊有誤秋防至於湖北總所之告急速
宜周給之可也以實今日之急務伏冀明聖之留神密
諂大臣亟行措置兵財既俱有備事至可以無憂臣不
勝惓惓

貼黄

臣生長新安一州六邑山多田少土瘠民貧而夏秋

賦稅之輸乃獨倍於他郡大抵一錢之稅納官十文一畝之收輸官大半向來官司不䘏暗行增添或加一文或加二文則州人驚憂如被寇盜必須陳訴以求豁除三數年來事乃大異自十文頓增至十五自十五頓增至二十今又有增至三十矣不知何時而已耶昔之十文已是重賦今之三十兩倍於前官吏暴如虎狼百姓銜恨莫吐又有一事尤為害民土不產銀官勒輸納舊止三貫一兩州人辦納已艱中間

朝廷知之且以銀品低次免納本色以會代輸歷年既多省劄可照比乃行下復勒納銀銀價驟高五倍於昔追納既急其價愈增以多年不納銀子之餘而遽責之於銀價空貴之際當二稅已多兩倍之日而又重以銀子五倍之輸百計誅求日加月益民生困若不言可知是以六邑之人皇皇焉赴愬於州千里之守汲汲焉申聞於都皆言存活不得必以從請為期伏望聖明垂恩民為邦本之言深察用一緩二之

說下之省部檢照已行免令納銀仍舊用會小寛民力以固根本臣不勝至望

戊戌七月二十三日奏為應天莫切于至忱至忱莫切于自反欲望聖慈盡恐懼修省之實區處淮之流民施行蜀之鄉丁奏聞事伏候敕旨

臣嘗觀漢武帝以灾異之變何緣而起為問董仲舒對以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

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唐玄宗會日食録
囚恤患罷不急務宋璟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
放讒夫所謂修德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
輕進所謂修刑願動天以忱無事虛文由董仲舒之言
觀之則知天之出災異者乃所以為愛君之至由宋璟
之言觀之則知君之答災異者惟在於有動天之忱故
知天之心存愛君則恐懼修省之念當無一時之敢安
知君之以忱動天則恐懼修省之事當無一毫之敢偽

不敢安與不敢偽之心合而後轉災禍為福祥之效應
矣二臣之言實一理也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生講學日
益克謹天戒若夏禹遇災而懼若周宣每有乖異變故
之生必盡恐懼修省之道是宜天心之格災害消除而
連歲之間相仍沓至臣固不敢縷數前事以上瀆天聽
亦豈容不即近事以目進瞽言乃七月壬午怒風乾來
接雨揚砂發屋拔木太空號動京國震驚右則湖以震
澤逆流為害尤甚而秀次之左則明以鯨波泛溢為害

尤深而越次焉田未固未可知公私已俱有損爲異如此不知何祥問之天文風角之占慮致北敵侵邊之變寒飢火盜色色有之是非天心仁愛陛下不欲其遽至於此故重爲譴告警懼而深望銷之於未然者耶陛下爲之避殿徹樂罪己求言寛恤無日而不行禱祠靡神之不舉未嘗委之於天數也未嘗移之於股肱也恐懼修省在陛下可謂至矣而陳善責難在微臣猶有請焉葢應天莫切於至忱而至忱莫切於自反必也嚴恭寅

畏靜慮澄思而形於言曰吾用舍賞罰有未當歟政事
號令有未信歟聽言從諫有未行歟綏內禦外有未備
歟抑吾心志念慮有未正歟起居飲食有未節善歟宮
庭屋漏之中左右前後之際猶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者歟不然何災異頻仍而又重如此也事事悉加省察
不敢自恕自矜辭切而意忱文舉而實至表裏洞徹意
嚮宣明羣動為之皆新萬務由之畢理天心不格臣不
信也否則無事虛文未知宋璟之言臣恐傷敗乃至將

應仲舒之語矣可不謹哉可不戒哉昔者成王秋熟未穫雷電忽作大風偃禾天變之來何異今日而成王痛自懲創於弗知之故至敬盡禮於出郊之時一念感通風反禾起歲已無望乃大熟焉天人相應之際可謂捷於影響臣是以既以董仲舒宋璟之言為陛下告而又以成王之事為陛下望也惟陛下留神臣不勝至願

貼黃

臣每念淮民流徙可憐而處之未有其方蜀民被禍

甚慘而救之未有異策民生若此天意可知近見劉
之傑亟申朝廷欲以强壯權充軍籍老弱却行賑濟
其說甚詳侯子震輪對奏陳欲以鄉丁而制叛潰之
兵仍布要害以扼衝突之寇其論甚切惟此二者關
係匪輕行之已闕

左史諫草

左史呂公家傳

公諱午字伯可徽州歙縣人也曾祖昇祖玗父大用贈中散大夫世居岩鎮公生於淳熙六年己亥十二月八日年十五入郡學同回先君琢師事教授四明舒先生璘先是郡解試不取書經先君告之禮部符下江東路轉運司取詰詩經一人自慶元元年乙卯始先君長公六歲是年首預薦書後混補入太學升上舍而公以詩經薦於鄉嘉定三年庚子也明年辛丑省試公觀試院

坐圖則詩經巨擘如邵康輩者皆左右以問先君先君
謂太學時文印本出於衆手改定初本不然公始盻視
同試者遂擢第趙建大榜第四甲年三十三而先君嘉
定七年甲戌袁甫榜第四甲年四十一相與如親昆仲
先君有弟四人奉親可遠宦初授四川蓬州教授後入
西廣被謫以沒公奉二親不遠宦初授湖州烏程縣主
簿次太平州當塗縣丞次監温州　天富北監鹽場改官
知臨安府餘杭縣回生之年寶慶三年丁亥九月罷言

路彈知縣十人纍九人矣而缺其一知公政聲賦役治獄訟平無可訾而以小宿憾取充十人之數疏出公論騰沸大不平以此愈名重一時其在烏程三太守皆致之幕郡事一決於公政出於學知名此始張魏公子定叟尚書之子忠恕在郡名士也特薦公尤力忠恕母夫人就養而公具慶忠恕躬至簿廳迎公二親入郡治二千石與一主簿綵衣侍飲時人榮之倪尚書思里居器公遠到時肩輿來語書滿郡人爭闞舘宇延留公輕舟

赴部授丞鈌在當塗見知郡守吳柔勝其二子淵待次
揚子縣主簿執政潛始魁多士後爲相柔勝謂公有操
守俾二子定交焉且檄入幕理曹攝蕪湖縣者頗爽淮
西廬州遣兩兵追會公事理曹中郡以廬兵奪縣民爲
言柔勝怒悉寘獄委公入勘公謂廬州已有公文則不
可謂之奪民柔勝愈怒委公審勘公審訖稟柔勝先令
左右問若何公執前說柔勝愈益怒謂廬兵奪我百姓
豈可不躲不出迎公公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聞勉出

怒不息欲配二兵公徐曰若廬州初無公文則可配既有公文縣不為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也久之乃從公請坐廬兵以騷擾押回本州自懲之此柔勝所以稱公有操守也陳貴誼來代淮西流民南渡自采石彌路滿城委公安集且類編開禧舊牘防江却敵知和州徐僑遷江東提舉與貴誼會聞知公在郡驚喜屈入幕先是癸酉秋僑以嚴州節推同公校支温州服公精明也公以郡事未辦欲盡決遣而去帖催至十八而不以白

貴誼僑專書貽貴誼公始行僑行部以田事忤丞相史彌遠論公還當北監鹽場之任浙東提舉張良明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時海寇未平問策安出公廉知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此所以寇卒未平與制幹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盡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於海道一清餘杭言者之誣朝廷察知紹定二年己丑差公為省試彌封官即差知常德府龍陽縣公舊無家長女壻忠靖郎暌卜為營屋於杭北關門外

之西馬城始寓居馬龍陽之政區分差役民願爭先為
之豪富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或謂近北作縣不
滿補考正可差僉判公謂何不可者時彌遠雖非賢相
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書公縣政於簿差公
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公謁謝特出
迎運使罷故不除人以公護印半年或白彌遠何不除
浙漕曰怕護印官做不得公懼白左右司乞以臨安守
兼始除衛模差公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

庫丁父憂當紹定四年辛卯杭大火彌遠委公監造太
廟凡二人其一貴游子多不入局每飯羅列珍饌邏者
視公朝夕未嘗離局蔬食甚菲又書之才簿然終不能
遽拔公於清要待遇如尋常人彌遠紹定六年癸巳死
端平元年甲午鄭清之相名為更化實未嘗更三京之師
大敗公時居憂嘉熙元年丁酉六月除太府簿十月除
監察御史清之罷矣左相喬行簡也右相崔與之不至
理廟知公縣績特有此除在臺十有五月三年己亥正

月除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二月差
知泉州當此時廟堂除授多私親故朋黨盤據贓貪狼
籍公極言之州縣增價折納二稅倍收酒課商稅奏訖
拘以充國用穢素不產銀米絹外官賦純用會子户部
忽將嘉熙元年分茶租折帛錢改作銀會中半銀價時
值十七界會子十五貫户部估作三貫郡守倪祖常審
甚公奏新安山多土瘠賦稅之輸一錢科十向或增一
文二文州人以困三數年來增至五文二十文又增至

三十文矣民户以三十文納一文之税以價五倍納一兩之銀追納既急銀價愈增臣伏望下省部免銀仍舊用會旨依行簡初僅判免一分一釐賴公奏全免計銀三萬三千三百四十三兩郡人羅端州為記最大患者清之喪師排敵四蜀糜爛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陞督府陳韡杜杲在淮西處處危急王鑑黄州計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周葵在淮東不多兵而坐視淮西之困不肯出兵應援文具行簡書判

都曹啟擬非不嚴切廹遂而獒終於遷延公數入文字奏不已獒造謗以公為黨於京湖之制司公坐是出臺遂與郡然公奏疏謂邊閫角立無同舟遇風之心不容幸災樂禍所合協心釋嫌嵩之亦憾公時行簡拜少傅平章李宗勉左相建督宗勉先在政府深以獒攻公之言為疑後自淮東見宗勉者乃言臺官皆有書與獒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大以公為賢呂言於人謂呂伯可元來特立無黨而獒與嵩之胥怨公待郡鈌三年淳祐

二年壬寅正月逕旨至公以泉南貨寶之地託以奉親
不便辭時則嵩之以嘉定庚子四月自督府入與宗勉
並相輪日當筆已滿二年行簡掌印摠大綱其年九月
行簡以少師保寧節去閏十二月宗勉卒於位嵩之獨
相大權旁落彗出營室天下大旱西湖涸見底人相食
江湖欲吞藥市艮門山又客星見於尾而世事大壞矣
嵩之雖得彌遠人才薄心知敬公而内怨臺中所論闊
事實忌憚公四月改除淛東提刑數日嵩之令鄧泳嗾

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嵩之癸賜出身亦在樞府五月差提舉建康府崇禧觀理作自陳九月再除浙東提刑在任半年監察御史劉與中書葉舍人闕俱出理廟臨朝論嵩之臺諫不識事體只好尋一舊人言公姓名嵩之恨不出己意退擬兩人進一人其私也御筆特批除公於是三年癸卯四月公再入為監察御史至閤特旨內引謂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又謂論邊陲事甚好者三續論嵩之除兼崇政殿說書嵩之雅不欲公入經筵陰

肆沮抑時項容孫上疏迴避公行殿中御史同在言路
容孫娶上涇呂氏女於公從姪嵩之俾容孫公欲撼公
去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王瓚者不樂
公好峸鬧除瓚為右正言十月五日也公嘗彈瓚之姻
家史洽嵩之欲激令瓚與父交攻公即日出靈芝寺迴
避理廟親洒宸翰呂某求去朕已降旨不允可令都司
諭旨仍於宸翰已字旁添一先字以示意嵩之見上眷
如此不得已方委都司官校正韓祥都承陳一薦二人

挽公入關嵩之又自作簡調停公謂臺諫既出無再入之理與二人相持一晝夜二人謂既出再入有例宜自奉君命還臺再入文字求去上終不允言路同官乃請約王德成先詣公廳謁見德成瓚字也杭人為嵩之客尤兇悍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一日省劄臺諫不許受短卷同官皆備榜客位公獨奏爭短卷固不可盡信若不受短卷即是塗臺諫耳目非天子所以寄耳目於臺諫之意既出人皆謂然嵩之銳意行經界州縣一付

吏手與豪民相表裏暗增下户税額公以此劾去烏程縣令諸葛千里嵩之怒詈都司翰履善謂公曰祥等亦知之欲其且止然纔稟輒怒今得察院言事姑寢矣嵩之自督入相蜀襄淮隳城喪師死於戰者數十百萬小捷則於上前張皇誇大挾以要君謂邊事非我莫能當也至謂諜報北境内亂欲自以為功從壽春漸謀進取公謂敗績狼狽之餘豈可復蹈前轍然尚不欲明言疏但謂我之間探並未嘗得其實不宜輕信妄動嵩之從

弟賓之知徽州貪虐妄作公不避鄉嫌劾之嵩之最惡
言邊事四年甲辰五月除起居郎出臺兼史院官公屢
求去八月丁母潘夫人之憂九月四日嵩之丁父彌忠
憂歸四明謀起服徐霖馮棻等及太學生羣起攻之嵩
之敗議者不知公之兩為御史俱出理廟親擢初實不
識嵩之非其客忤嵩之非繼是當國者乃例以為嵩之
所用不再起公時年六十六矣一閒十二年官階祠祿
與奪一不屑意歸去故里回年二十二至岩鎮見父執

八年戊申也往來公門下四年憐其孫苦啟廸誨諄至
十一年辛亥以回歸自嶺南鄰封字之曰萬里為序為
書送之遊江湖明年壬子公子沆知於潛縣及改辟淮
西餉館皆近侍以行回東西奔走不及再見而公薨於
金陵寶祐三年乙卯十二月九日公生之次日也年七
十七回嘗謂人才消長世運之消長係焉近世乃人才
日長世運日消則何故前三代夏商周也後三代漢唐
宋也文章之盛宋不愧漢唐問學之盛則過之熙豐邪

黨以元祐學為禁程氏之學與蘇黄為禁遂失中原學
禁一弛先堯以是中興迤及乾淳蘇黄詩文學者所尚
獨朱文公續伊洛之學未有能深好之者慶元黨論復
起又以為禁孽韓殛死嘉定以來不及見文公而能續
其脉者真魏兩公亦其人也公娶夫人祝氏先公十年
沒實文公母夫人之從姪女得其家傳發明文公之學
義根理據詞坦意明細潤精純紆餘條暢講座敷陳人
人悅服稍得緒餘為名進士崖鐫冢鑱神惋鬼愕建安

刊行類卷行世可考竹坡者公所至種竹以名其燕居
也公之文有類蘇者字亦如蘇有全類考亭者視葉適
之文刻而不典異矣詩不多作雖不專祖江西與四虛
劉克莊之詩卑而陋霄壤矣元祐人才非不盛而符觀
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尚有人
才而世運愈衰不可藥如文公如真魏如公以佗遠清
嵩消之也大抵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臣消之消
人才所以消世運至於賈似道則運無可消而有所歸

矣自公之廢以庸繆汙鈞軸如謝方叔丁大全者比比
公平生所敬獨徐參政清叟董丞相槐令子師尊之程
丞相元鳳同里同經後公二十一年生相友善公身後
除右文殿修撰知漳州四年丙辰春旨守本官職致仕
以生存出命董程在政府為之也官至中奉大夫歙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後贈通奉大夫是年正月喪至馬
城九月歸葬岩鎮子一人流長女所適巳書次女適廸
功劉泳孫五人見流傳文集未刊行藏於家公夫人之

家祝二居士景先者生男女十四人榲密汪公敕之内
曰大五姑是生作礪子行第一從也作礪之内曰五十
五姑是生義端義滎義和吏部朱文公松之内曰五姑
是生文公皆孫行第二從也公之夫人曰三娘曾孫行
第三從也祝穆和甫文公表弟之子撰方輿覽勝公為
之序穆子洙監文思院以公為師合吏𩬊論曰宋之天
下以臺諫興亦以臺諫敗宰相不肖以臺諫去之易也
不然則如蘇軾所云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然則臺諫

與宰相交通可孚臺諫奉丞相之意自王安石行新法如章蔡紹定述而臺諫遂與宰相交通然猶有陳瓘劉安世百挫不屈中原喪矣東南一隅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皆陰與臺諫為一以去其所惡而擅權固位者也獨吾鄉左史公兩為御史出於理廟親擢前與喬行簡不合後與李宗勉嵩之亦不合時理廟端平清政之後懲創彌遠之專用臺諫自榮王與芮通行賄賂間有節貼宣諭庇存姻戚深防宰相之合然乃德彌遠立己之

患以邊事相其猶子嵩之大姦雖臺諫多其私人猶未
敢全欺理廟所以左史公尚能少行其志議者不察過
矣公乙卯云亡董丞相槐程丞相元鳳並無交通臺諫
之迹而大閹董宋臣用事臺諫皆出其門自鄭清之再
相則與周垣陳求魯陳垓蔡榮相表裏以媚宋臣以固
理廟吳丞相潛初以忤宋臣逐謝丞相方叔以子修與
宋臣爭湖山治遊去實則泉州人洪天錫外師呂中而
外客於宋臣中在史館屢與天錫言事歎息無由得對

可一吐所蘊如宋臣謝堂厲文公近習戚里之橫莫敢
言者中不知天錫實鑽刺宋臣得班六院忽一日天錫
除監察御史宋臣力也請於中當言何事當劾何人偽
也中歷教之天錫之進又陰與謝脩深交以干方叔遂
謂且借宋臣徑入言路叛而劾之可以得名黨謝脩扶
方叔入臺第一疏劾宋臣等理廟駭愕不行一再疏宣
諭不行天錫去以此天下敬之而狡險矯詐世不悉也
天錫晚節似道貴之至從列尚書終畏其人與閫帥宋

臣憤天錫脩至痛治方叔者其本末如此董程二相無
如宋臣何宋臣至拔丁大全為臺諫論逐槐以行都弓
兵火下昇槐出關若下大理恐知者元鳳相大全參預
用吳行翁應㢸論竄太宗武學諸生皆宋大臣所為大
全敗潛再相極力黜宋臣且有行瓘之忠而賈似道入
密主宋臣殺潛理廟升遐由是咸淳臺諫一聽命於似
道者十年彈劾全疏出於似道付下而貼黄行否任似
道去取德祐丞相陳宜忠五月五日除回監察御史檢

正字十朋押省劄下矣宜中令潘希仁來言月路仕者必由丞相分付回力辭不願為此官則又再遣希仁來言令回與謝堂往來太皇謝太后商量回再四辭謂似道身自為臺諫以至今日之敗丞相豈可復蹈覆轍省劄若至於辭免奏即擊平章王爚於是宜中收起新命次日門謝時服百官訝回猶立班宜中招飲託言爚收起省劄爚後擬俞浙監察御史宜中添擬回左司諫爚再並收起回上第二書言日食右相留夢炎偉之宜中

謂回書首論㦖不當為平章宜中正欲鼎立遂出回為
郡宋之奉命豈非前後臺諫與宰相一之罪乎故因公
家傳而極論之贊曰昔之科目士患不中亦既中之又
患不用何以用之俾臨其民名曰親民始足發身獄訟
賦役改秩作邑事罔不試乃臻朝績兩豸其冠兩繡其
衣公出再入耽耽其威爰立三相行簡之耄宗勉之天
嵩之之盜三皆不合誰知有君左蟜一出終身耕雲丁
賈敗國獒我臺諫惟公之時尚無此患周程學問歐曾

詞章高山仰止千古紫陽門生方回撰

左史家傳

監簿呂公家傳

公姓呂諱沆字叔朝左史右撰知郡開國先生子也開禧元年乙丑十二月九日生後左史一日紹定六年癸巳明堂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丙申銓試第一人授廸功郎台州黄岩縣主簿嘉熙元年丁酉十月左史除監察御史依條改監西京中京中嶽廟次任總領湖廣江西西京財賦所準備差遣所總領者賈似道也似道貴妃弟年少狎遊不肖於錢塘門西葛嶺聚博挾妓囿所

不為理廟知之怒丞相喬行簡亦怒除似道太府寺丞
欲與易右班而丁酉似道請行漕舉戊戌假手登科常
丞權郎軍少升監駸駸顯要行簡拜平章終不能行似
道換右之議以似道懇禱孫德之為地也或謂理廟欲
臺諫論似道而似道深交公於西馬城之寓宇僞為敬
憚冀裏言免臺評者於是似道庚子歲虛除廣西憲倉
不赴改江淮都大坑冶公事年二十八乃丞相史嵩之
陰媢貴妃交結固位之所為淳祐六年辛丑四月似道

除太府少卿湖廣摠領年二十九而天下之敗根於嵩之之此除公長似道八歲在幕已即有隙似道有湖上所愛女冠囑公為致之鄂渚公婢有道士裝者似道疑公自取大怒將殺公徐知不然而左史再除監察御史公再任中嶽乃已左史甲辰出臺立螭以憂歸里遂不復仕公之再任中嶽也丁母祝氏夫人憂尋改知臨安府於潛縣壬子父子同閒居九年矣乃迎左史之於潛淮西總領趙與陋辟充本所主管文字乙卯十二月左

史嵬於金陵護喪由城西歸葬岩鎮董丞相槐公師也
程丞相元鳳里人也二公相公皆居憂服闋戊午請兩
浙漕解似道入相通判婺州權郡護浙東提刑司印特
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特差充行
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護浙西安撫司印
登朝歷四轄六院之文思癸亥行公田初欲行之東南
諸路謂可免和糴魏臨安克愚當奉行隂疏七不可遭
重劾乃僅行之浙西六郡甲子七月彗星出公稟似道

札乞罷公田還元主咸淳四年戊辰九月輪對又言易新佃改莊官不便不若責付元賣田主歲自抱租運納會子起於孝廟用四川紙印造一貫準銅錢七百七十足會價終不及此數端平初十五界十六界並行鄭清之相驟廢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準六界之二而物價騰湧會價新者與舊價俱落至欲履畝收楮為之大罷嵩之廢十六界行十八界以準十七界之伍而十七界僅直銅錢五十文十八界直二百五十文庚子至甲子

閱歲二十五民頗安之理廟微時行第十七福王與芮第十八上意不欲廢此二楮者此也似道故作銅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之三理廟難之似道於升遐之日偽作遺詔廢十七界行關子舊此許以舊楮易官新楮假如十七界直五十文官當收舊界新十七界十五貫換與關子一貫可也而似道直廢十七界更不換與新關自四川破十八界會子及關子用徽州紙易破爛聚於行部每貫民間有貼會錢官司受納必欲好新楮似道

置局令百姓出用錢換新好鬬子當時十七界曰缾楮十八界曰芝楮取繪物名關子目曰鬬楮民戲言過此一鬬不得公謂鬬子雖軟爛官司受納通用則流行矣置局許百姓換新好者則是賤軟腐之楮民烏得不疑似道以彗星出時以罷公田卜理廟意非誠也公諫似道尚未見罪至此並言公田鬬子似道大怒公急入札丐去則偽除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寢久之與華州雲臺觀祠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祠起知全州未赴

論與建昌軍仙都祠似道所以待士大夫皆若此德祐元年乙亥三學上書伏闕訟公屈名赴行在公不復出似道殛死而國亦隕矣公師參政清叟董丞相槐皆尚朱文公之學理廟致毋不敬座右銘用止字韻朝臣賡詠清叟思止字欲用經語公曰拜手颺言緝熙敬止可不可乎清叟喜用以繳進稱旨赴總幕過長沙槐為師問性與天道章公以文公語答槐大喜即送薦剡謂旅中不必謝啟可徐附來公翼旦袖啟謝座客五十餘人

槐讀舉警句稱之又益大喜在總幕漕使陳登得公古詩一即兼舁大小二狀岳鄂王飛金千兩朝廷以鎮庫前政以金質制司米餉軍米歸制司而金不歸總所前後紛鏡公細閱舊牘書擬制司孟珙見之謂敷析明白歸金而奇公再為中獄過吳門吳丞相潛時為守與行部監司交惡𨶒囑公侍旁一言願兩劾罷𨶒居餽百金公答為人子未嘗預外事謹不出使者峻却之以清介知名自此始得地杏城葬母祝氏夫人旁近古墓之後

人願改去公謂汝墓在先吾母葬在後骨肉一同何忍如此悉築墻圍之共為一區在於潛重因遂見榜感公未嘗訊杖自歸獄責寓姻家售私酤擊官坊下尉司捕至論如法在婺封鉄鎖寘獄公被疎決縱之斷朱君章四十二年不決田訟在行部息吳王兩府二十九年不決訟歲飢招糴鄉民負斗米歸局官誣為私相糴糴遽欲斷配私居公爭不可叱吏汪允恭以為仇餉乃解似道捨相府以平章淫宴湖山公謂此國體攸關凡三移

書規之似道憤不止公田闢子踈也至元十三年丙子
以後道遙杏城岩鎮間十年南北大夫交敬義理典故
詞章翰墨如先左史學問體朱文公而歐蘇後進師焉
二十二年乙酉十二月五日卒年八十一是年秋微泄
瀉日膳如常冬加胷疾卒之朝坐榻閲書謂生旦在近
諸子喜治具將為壽甲夜呼諸子語平生清苦及家事
後事備悉而逝官至朝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內子宜人
孫氏戴氏子五人長將仕郎早卒未卒時所聘松木坊

汪氏女先喪汪氏撥稅產三十貫近田三百畝徽州自
陶雅田地山園以畝起錢然後以錢起稅物為呂將仕
户議續好公謂未畢姻謝還之次本前修職郎浙漕貢
士亦先以卒次樞機標皆前將仕郎貧為州縣學官女
五人壻戴孔孫前登仕郎吳應紫前太學守約齋生謝
柟前宣慰司劉差永豐倉太使章明祐從仕郎休寧縣
尹方師聖皆進士孫男女曾孫男女不勝書卒後二年
丁亥葬母祝氏夫人墓西汪樞窓勃之內乃祝氏夫人

之祖姑汪公義端義榮義和之母及朱文公之母皆祝氏之姑世謂祝氏世生貴女以公貴累贈至碩人如夙占又陞淑人論曰士大夫出處之際豈非天哉先左史公兩入察並出宰相進擬甲辰八月以憂去國九月嵩之敗繼相者不察閱公一紀公亦坐視閱九年而後出宰百里乙卯丙辰丁巳丞相槐師也丞相元鳳同行輩也而公居憂不得二相絲毫之力大全敗似道入公乃似道老舊交遊京局轄院寸進坐言公田闢子反斥其

以元臺宴治湖山陽與陰奪雖一郡不得試閒十四年
鼎命惟新又閒居十年公可謂屈矣然壽八十一大節
可垂無窮則天之所憂公者於此亦未嘗不伸也歟贊
曰彗星之變公言公田還以予民福豈不係官漁吏蠹
更張廟田公謂不可以此獲譴瓶楮芝楮並行於時忽
廢瓶楮一貫三芝之新之未幾自厭其腐公謂不可以此
取妒未有宰相出宅郊闉柄臣傲主治遊湖山左右妓
肘豈調鼎手公謂不可以此獲咎父歸言路唆却私書

父既歸隱同其閒居郎止於權郡迄不試有大於此家

學是繼方回撰

乾隆御覽之寶

監簿家傳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官懋弼